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三

侯官　林喬蔭　學

羣祀

大社爲方邱與郊相對王社爲土神與稷並祠然社稷之義鄭元王肅二家互執不同世儒多從鄭說竊案祭法之文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覇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載蔡墨之言亦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二書所言皆直

指句龍爲社后稷爲稷不云其配社配稷則王氏以社即句龍稷即后稷者是也乃爲鄭學者以大宗伯序祭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句龍后稷是人鬼不得言祭亦不宜在五嶽之先不知二人雖人鬼而既傳夏歷商祀之爲土穀之神則鬼也而神之矣唯其異於天神復殊人鬼故用血祭以祀且后稷配於圜邱句龍配於方澤若此復爲配食則土穀之神與天地奚別況此社稷之序於五嶽上者正以本文不別具地示之號社兼大社王社言之大社爲地示而顧可列五嶽下乎若鄭氏又以稷爲社之細別是原隰之神則尤爲不合夫以社爲五土之示明已有原

隰在內奚庸別祀且以后稷之尊而配天忽又卑而僅配食原隰何不倫之甚哉至五經異義謂既祭稷穀不得復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其說更屬鄙陋后稷本屬官名豈緣稷穀若以稷是穀神之號則五穀也百穀也何獨以稷爲稱乎以此益知社卽句龍稷卽后稷蓋生而有平土播穀之功故沒卽爲土穀之神也

諸侯有二社一爲周社一爲亳社故左傳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以執政者日在治朝而治朝在中門之內兩社之間也先儒據祭法之言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幷亡國之社是有三社夫諸侯不得祭地示則

社稷之外別無社祭若以爲國社祭境內之示侯社祭城中之示則將建於兩處抑建於一處將祭以兩日抑同在一日乎然則所謂國社者何蓋卽下文所謂大夫以下成羣置社曰置社也大夫以下通於士庶周禮有州社之文郊特牲言惟爲社事單出里是里亦有社故史記孔子世家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左傳稱齊侯請致千社亦以里社言之蓋大而二千五百家小而二十五家皆得立社而州長爲大夫治二千五百家故以歲時祭祀州社屬民讀法閭胥爲士治二十五家故以

春秋之祭祀聚衆庶然社雖立於州里而實係於國也故月令有令民社之語謂之令則非民之所得私立矣自大夫以下言之曰置社自其係於國言之則統爲國社以諸侯既自立社於國中爲侯社亦爲百姓立社於州里爲國社也若以爲亦有三社則不唯其無別於天子且諸侯始有社稷大夫以下亦安得私有社稷乎

孟子言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其社稷其事不見於經傳惟左傳謂夏以上祀柱爲稷商以來易柱爲棄孫奭據之因謂湯以七年之旱故易其稷之祀然此僅見之湯世一行何關恒典且偽書序云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傳以為湯革命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作夏社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疏則謂湯於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何能者故不可遷而止則湯之遷社在勝夏之日即記所謂亡國之社屋之者非由旱乾固不足為孟子之證若趙岐說毀社稷而更置之則經傳所載大水大旱之禮有言與師者有言徙市者未聞毀社稷而更置之也然則孟子所說蓋即記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一方之水旱凶裁即廢其一方土穀之祀故謂之變置何以明之案周頌載芟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

也良耜序曰秋報社稷也是祈報歲以二時而皆在社稷矣乃周官籥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祈年祭蜡皆不言時然祈年爲春祈則祭蜡爲秋報可知但豐年之頌序又曰秋冬報是報祭既行於秋復行於冬籥章之所以不言時也惟是國祈年則曰於田祖國祭蜡則不言其神以郊特牲之文證之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是亦爲田祖而田祖卽社稷之神蓋句龍平水土而民可耕棄教稼穡而民知耕皆田祖也記之言先嗇司嗇亦同此義后稷樹藝爲先嗇而句龍稱后土后土實生百穀乃司

嗇矣但籥章言田祖記言先嗇司嗇不言社稷者以社稷惟天子諸侯得而有之祈報之事通乎民間則土穀之神亦達乎天下因是以求乃知諸經所言四方之祭即是天下土穀之神特諸儒未有通其故者故自漢以後竟廢其祭耳夫良耜之詩既云秋報社稷矣何以豐年之詩又兼言秋冬且不云社稷則又不知其報於何所考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致禽以祭社中秋教治兵致禽以祀祊祊字从示从方即四方之祭是以詩言方社不莫又言以社以方皆以方與社並舉月令亦以季秋之月命主祠祭禽於四方蓋春祈於社而秋之報則既於社又於方肆師所

云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是秋報於社大司馬之致禽月令之獻禽是秋報於祊也然社之報祭唯秋一舉而方之報祭則既秋復冬據王制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先儒並云鳩化爲鷹屬仲秋之月而夏官既於大司馬言中秋致禽以祭祊羅氏掌羅烏鳥則亦曰蜡則作羅襦謂既蜡則可設尉羅以取鳥是秋而報祭於祊亦謂之蜡至冬又聚百物而索饗之於是而收民息已不復興功郊特牲以蜡屬於歲十二月者舉其終而言實則秋也冬也其報祭皆謂之蜡故禮運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謂自秋成至十二月凡有百日其報享皆蜡而祭之日則一日也然則豐年

之云秋冬報者知其報於四方以郊特牲固曰八蜡以記四方大宗伯亦曰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也然既報於社稷何以復報四方而四方又何以有秋冬二報葢王社爲京師土穀之神而自京師以外王畿千里達於九州各有土穀之祀其歲之豐𠫤上下皆天子所殷然不能忘者故於收穫之後都鄙邦國亦各以其豐歉來告有年則爲之報享然於王社則但爲京師土穀之神嫌其已隘於大社則方邱之祭與天匹崇非可數瀆是故於王都四面各立壇坎壇以祀其當方之帝坎以祀其當方土穀之神都鄙近則豐歉之達於王也速即於秋報之邦國遠則其達於王

也遲因於歲終報之各視其方而報其方之土穀故曰天子之大蜡八謂秋而報於四方者各一冬復報於四方者各一秋之蜡四冬之蜡四通爲八祭而八蜡畢苟一方凶歉則廢其當方之報祭故又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而其詩直以豐年爲言謂是祭惟豐年有之非若他祭之不論豐凶也先儒未究及此因而四方不知爲何神八蜡不知爲何義而孟子所說旱乾水溢變置社稷之故亦不能確指之矣

天子之大蜡八謂一歲而大蜡八次也先儒並誤以爲蜡祭八神則經明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是所正

祭者二神而已卽以貓虎坊庸諸名實之然經又明言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大宗伯亦曰以貍辜祭百物祭百物卽所謂祭百種以報嗇也則自饗農及郵表畷以下特申明百物所以從祀之故此數者百物中之數物若以之爲蜡祭之神則經稱百物百種又不止於八矣況所爲八神之目先儒各以臆說而終無定論據注疏則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張子則以昆蟲是爲害者易以百種王肅則不數百種昆蟲而分貓虎爲二陳祥道則不數貓虎代以禽獸近儒蔡德晉又分郵與表畷爲二彼此紛錯大都依文附會以

合八數非確有所見夫經之備及諸名正是百物因報嗇而從祀本非正祭之神若以爲蜡祭是祭此八神則古者祭必有尸毋論昆蟲百種不可爲尸卽郵表畷坊庸貓虎將若何爲尸以象之乎惟其爲從祀則但設位迎神祭之而其所正祭者先嗇司嗇而已一主一配經文固自甚明而設尸亦象此二神可爾

四方之祀見於經記者不一而足自注家不能明指其何神或以爲五帝或以爲五官或以爲四望或以爲磔禳或以爲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以鄭氏一人自爲之說已彼此參錯若是宜其自漢以下遂竟廢其祭也今案五帝五官

並列爲五則不得遺其中央乃諸經止言四方不言五方

而大宗伯直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

西方以元璜禮北方並不見中央之玉祭法亦但爲四坎

壇不見中央之位則不可以五帝五官言明矣若謂是山

林川谷邱陵則曲禮於祭四方之下卽曰祭山川而貍沈

與疈辜不同兵舞與羽舞又異二者亦不得相混嘗卽祭

法四坎壇之文繹之壇在上而坎在下壇屬陽而坎屬陰

知四方之神兼有陰陽上下而大宗伯言以疈辜祭四方

百物百物爲大蜡是其禮與蜡通詩多兼言方社是其事

又與社對反覆求之乃悟四方之祭其壇也以祈其當方

之帝即禮之所謂四望也其坎也以報其當方土穀之神

即禮之所謂八蜡也何以明之禮之四望先儒多據虞書

言望於山川王制亦有柴而望祀山川之語遂皆謂山川

之祭爲望而或又以詩序言時邁是柴望之作中有懷柔

百神之文謂當兼有上下之神故鄭司農謂是日月星海

鄭康成謂是五嶽四鎮四瀆許慎則謂日月星辰河海大

山杜預則謂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近儒姜兆錫且直指

日月星辰四物然據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

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典瑞云兩圭有邸旅

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大司樂云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

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是四望與山川之兆域玉器歌樂各自不同且於四望曰祀於山川曰祭則一為天神一為地示尤為相判而諸所云嶽瀆河海山川之說非矣卽謂其屬於天神以日月星辰當之然典瑞既言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又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亦未得謂日月星辰卽四望也四望之義不明卽四方之義亦不可解竊據大戴禮三正記云郊後必有望而春秋三書魯郊皆曰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明望與郊相仿故小宗伯言四望之兆如五帝春秋之郊皆祈穀則望亦是祈穀之事蓋天子既為京

師之民祈年於社稷亦卽爲四方之民祈年於其當方之帝其壇卽因五帝之兆在四郊者其時以郊後西京之郊以冬至則望祀以孟春矣惟其所祀爲四方之帝則禋祀之典與昊天上帝同故大宗伯但著其禮神之玉與醽享之儀而不別見四望之名目亦惟其壇卽在四方之郊故祭法但言四坎壇以祭四方而不別見四望之方位也然孟春之望以祈年孟夏又望以祈雨皆以爲四方之民祈穀實故詩序於噫嘻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夏之祈雨亦稱爲雩左傳所謂龍見而雩者總爲祈祭與秋冬報祭於四方者相對是以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

言方之報望之祈皆爲四海九州之事非止爲其畿內也大田之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方者報其方之土穀禋祀者祈於其方之帝騂者天神之牲黑者地示之牲也若諸侯則不得祭上帝但得祀其境內之山川故魯之三望公羊以爲泰山河海爾雅以梁山爲晉望而左傳載楚昭王之言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皆指山川在其封內者然天子有四望諸侯惟有三望又其尊卑隆殺之等也若舜典王制以及詩之時邁則别爲巡守之禮柴以祀其當方之帝望以祭其山川與四望之正祭不同諸儒合而爲一故四望之義不明致四方之義亦晦

知祈於四方之帝爲四望則報於四方之土穀卽是大蜡所以天子之大蜡八而其所祀之神所祀之地與夫秩節牲玉皆不見於周官爲其統於四方之內也夫祈之則就陽位於壇報之則就陰位於坎而壇坎各在四方故分言爲四望爲八蜡合言直謂之四方曲禮謂天子祭四方歲徧者卽此諸侯有一國則亦有其四境亦當祭及四方但不能如天子之達乎天下故其祈也不爲四望而止爲三望且不於上帝而止於山川則其報祭亦必降於天子不得有八蜡但其禮不可考曲禮祗云諸侯方祀歲徧是無四方之坎壇然其制亦不見於經惟尙書大傳有云六沴

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
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
播國率相行禮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
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
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此一段雖因六
沴而祀未必是正祭之禮然其曰某也方祀又曰無敢不
敬事王祀其爲諸侯之方祀可知蓋其正祭之禮亦於一
地以三日之朝從東方始卒於北方不於國之四方設壇
坎以祀故不謂之四方之祭而以中庭一地所祭仍是四
方之神故直謂之爲方祀且以三日之朝不以四日亦猶

夫三望不爲四望之意則大傳之文固足以爲諸侯方祀之明證先儒乃謂諸侯不得祭四方唯祭其當國之一方者恐亦未確也

四類之義先儒亦復不明鄭司農以爲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鄭康成以爲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華鳴翁以爲四方百物姜兆錫以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蔡德晉以爲四方之人鬼物鬽四郊各爲一壇以祀一曰報祀二曰厲祀三曰酺祭四曰蜡祭今案周禮肆師職云凡師甸類造上帝則爲位而大祝掌六祈一曰類二曰造大師設軍社類上帝則類是祭名而其神爲上帝葢亦祭四方

之帝故小宗伯言四望四類之兆皆如五帝之在四郊也然所以異者天帝之正祭在圜丘五帝之正祭在明堂四望之祭爲祈年而四類之祭則巡守陟位出師之事也舜典云肆類於上帝是陟位之祭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是巡守之祭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是出師之祭皆謂之類然出師但類其當方之帝未必徧及四方之帝卽位則總告天地四方亦不必分祭四方則四類云者蓋將巡守而類四方之帝也若國有大故則謂之旅不謂之類總爲上帝之祭因事而異其名而其地並在四郊之兆是以大宗伯統以禋祀言之以見其禮之同小宗伯言兆

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以明其地之不異諸儒强

爲分别疑亦非也

五祀者五行之神左氏昭二十九年傳載蔡墨之言曰五

行之官是爲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

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

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此以周人言周禮可爲明證而周

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亦以社稷與五祀連言社

稷爲句龍棄五祀爲五官皆以人鬼而爲神者但社稷爲

壇以祭而五官則祭於家不爲壇直於門行戸竈中霤爲

祀之之所故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爲后土中

霤亦祭后土明二者之同而月令所云其神句芒其祀戸
者一指其所祭之神一言其所祭之地非句芒自句芒而
戸自戸也先儒以五官上公貴神不宜褻之於門行戸竈
中霤亦不宜通之於大夫士遂謂五祀直是門行戸竈中
霤之神五行之切於生人日用者然五行之神若非句芒
祝融蓐收元冥后土則此外別有何神司之如以爲祭始
造門戸等五者則於五行何涉凡始造一物者皆得祭之
又奚必定以五時既定以五時祭之則其爲五行之神審
矣既是五行之神則其爲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也必
矣然月令所云是王居明堂之禮明堂之制爲五宮宮爲

五室故五祀即以一宮之五處祀之西都不爲明堂意當別有其祀之之所故祭法與司命泰厲並列爲七而有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適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之說謂之曰立葢與祭異猶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得祭其禰祖曾高而立廟之制則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人不立廟而祭於寢是所立雖有等殺而祭之不妨自天子以及士庶皆得有五也然禮經殘缺所立者或廟或壇不可考矣

四時迎氣見於月令然月令是王居明堂之禮行之於東都而西京之典著於周禮者只有迎寒迎暑無四時迎氣

之事唯小宗伯職云兆五帝於四郊五帝卽春帝太皞夏帝炎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中央帝黃帝也兆以四郊無中央者土王四季中央之帝卽分寄於四方之兆也旣有四郊之兆則必以時祭之葢亦於四立之日歟然西京無明堂則五帝分四時以祭於郊兆並無合祭之禮而周禮所言祀五帝乃是合祭五帝在東都之明堂以文王配者時以孟冬服以大裘日則用卜先儒謂以月令之迎氣爲祀五帝則四立有定日太宰職不應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也且月令所云迎之而已無祭祀之事則亦不得以迎氣卽爲祭帝也葢東都有合享五帝而無分祭五帝

直於四立之日迎其氣而已西京不合享五帝則各以其時就郊兆而祭祭之斯不止於迎其氣也祭法言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時即四時泰昭葢即四郊之兆名以一時祭一帝而并以黃帝寄食故黃帝不別立兆卽東都之迎氣亦然月令於季夏之月但著中央土之帝名神名與夫居處服食之宜而不云以是月迎中央之氣則中央之分寄四郊可知先儒謂黃帝之兆并在南郊亦讀月令而誤者也夫祭時旣是以四時分祭五帝於郊兆而其禮乃少牢用埋何哉葢太皥炎帝少皥顓頊黃帝皆人帝也而分司五行以贊化育則爲天神猶句龍后稷本人鬼而神之

爲社稷之類但天帝之牲用特牛其禮以禋祀此爲人帝爲次於天帝故用少牢而禮以瘞埋猶社稷之用血祭也至於明堂之合享之則必有總握五行之樞者寘寘之中益有上帝主之故宗祀文王於明堂直稱爲配上帝然所祀仍是五帝則亦但謂之祀五帝不謂之天但其禮爲禋祀服以大裘牲亦豹之三月皆與祭天無異禮之所爲有節有文者此類是也先儒誤以迎氣爲祭五帝又不知明堂與郊兆所異之故於是五帝尊之則竟指爲天神卑之又儕諸人鬼而祭法所云祭時之義二千餘年無有能明之者矣

周官籥章云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秦氏通考謂卽祭法所云祭寒暑者然謂之逆則猶月令所言四時迎氣之類不得謂卽祭也其祭之禮經無明文唯左傳昭四年載申豐之言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此謂之享且著其牲物斯爲正祭之禮無疑司寒有祭則司暑有享亦無疑矣然祭司寒以日在北陸之時據爾雅北陸虛也周時日在虛爲十二月故周官凌人以十二月斬冰旣以十二月享司寒則司暑之享當在六月但申豐又言西陸朝覿而出之據爾雅西陸謂昴昴宿朝覿之時夏小正在四月周時

蓋在三月之末是時開冰而有獻羔祭韭之禮亦是享於司寒是司寒歲有兩祭度司暑亦然其祭之之所據祭法言相近於坎壇謂與祭四方之四坎壇相近也蓋四坎壇在東西南北之正屬子午卯酉之方此與之相近而祭以辰戌丑未之月則其祭之所亦即在辰戌丑未之方矣鄭氏不得其解謂相近當爲禳祈是聲之誤疏因謂寒暑太甚祭以禳之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然寒暑不常乃偶然之事則禳祈並非常典安得與他祭之有恒者並列改易經文其說仍不可通亦何益矣張子謂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於相近二字不必改易覩注疏爲有識然

坎壇所在本經自有明文何必舍本文而別取日月之壇坎爲義若孔叢子又改相近爲祖迎謂祖以送其往迎以俟其來夫寒暑之祭原有取於送往迎來之義故寒暑二司而歲以四祭各以一祭祖一祭迎然相近二字竟易之爲祖迎則明是僞作者憑臆以造其書出於後世本不足信又安在可據之以釋經乎周禮藏冰以十二月而豳風言三之日納於凌陰在正月者與代之制非周制也左傳言西陸朝覿而出之在三月而月令言仲春之月鮮羔開冰者王居明堂之禮亦與西京不同也祭法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而祭義言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又言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則王宮壇之名在東方夜明坎之名在西方其禮則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

月共玉則典瑞云以圭璧祀日月玉人亦云圭璧五寸以祀日月其時則經無明文馬融鄭康成並謂用二分之時盧植謂用立春何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馬鄭之說為是雖薛靖之論謂秋分之時月多東昇西向拜之為背其實宜以仲春之朔與仲秋之朏然淳于睿訾駮之以為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為背月則月雖東昇西向祭之故無害也然盧植言用立春而尚書大傳亦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則其說亦非無因者蓋二分者祭日月而諸

經所言别有朝日夕月之禮朝夕云者拜迎之謂柳子厚所謂朝見曰朝暮見曰夕非祭之也所以典瑞既言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言圭璧以祀日月明朝與祀判爲兩事則亦宜行之於兩時大戴禮稱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而穀梁傳以天子朝日諸侯朝朔並言玉藻亦連言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皮弁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是知朝日在正月之朔大傅所言迎日即是朝日之禮而夕月以秋暮其以九月之朏與柳子厚釋朝夕之義而以加祀爲不學者爲之然不知日月固自有正祭之禮朝夕自爲朝夕祀自爲祀注疏混而一之遂不復别

鄭氏但知朔夕之不得爲祀不能引經以别證其祀之禮亦失之疎也

虞書禋於六宗而三禮所載天神地祇人鬼之祭並無此名故自漢以來諸儒異說紛然然立一說卽有一難迄莫能定案孔安國傳云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此以祭法之文六者之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邱陵此六宗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以爲據王肅僞作家語遂託爲宰我問六宗孔子告之如此孔叢子亦述其文然舜之此祭以攝位告也告攝位於天地山川羣神足矣何必告於四

時寒暑水旱哉且四坎壇以祭四方又奚獨不及故從之者雖有蔡氏蘇氏之傳而辨之者亦多葢不特家語孔叢子爲僞書卽安國之傳亦出於東晉之世未足信也歐陽大小夏侯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許譃非之以爲虛實相互何以爲名司馬彪亦駁之云六合之閒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伏生大傳及馬融說則謂六宗者天地四方所以然者以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熟非冬不藏故尊而祭之然上文旣言類於上帝則不宜復祭及天卽祭地亦禮無稱禋者孔光劉

歆謂是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能生萬物故禋以報之然既有山澤不應下文又及山川且卦有八又何以止祭其六哉賈逵許慎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然下文言望於山川則河海岱在望之列不在禋之列矣鄭康成云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既是天神何以不及日月而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既皆是星又何以別數以足六位張髦以爲宗廟之祭即三昭三穆然古者祖有功宗有德昭穆不得稱宗況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又何故也虞喜云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

六爲地數推案經句缺無地祭則六宗是祭地然地祭不得爲禋而地祇之名亦從無以六宗表之者司馬彪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然所祀者既在天地四方之外備有衆神則又何爲限之以六而社稷五祀亦從未聞其禮得稱禋也孟康云六宗者天地間遊神固荒誕而近於誣𧦅虞劉邵云六宗者太極中和之氣六氣之宗亦虛渺而無所據魏孝文以天皇大帝並五帝爲六是本之緯候然既類上帝則豈得復數天皇大帝而五帝但有五宗張廸以爲六代帝王是皆爲人鬼何以稱禋又何以在於山川羣

神之上至羅泌云天宗者萬象之宗地宗者萬類之宗河宗者萬水之宗岱宗者萬山之宗合幽宗雩宗爲六此因賈逵之說而小變之然河岱究不越山川之外黃度云日一月二星三辰四司中司命五風師雨師六此用鄭康成之說而小變之然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究不出星辰之中凡此十有餘家各自立論然皆不免通此窒彼則皆非確說也且旣是祀典之常有者則亦宜見之於三禮而何以有類告攝之後凡他經傳並不見有六宗之名哉嘗讀儀禮之覲禮其篇末載祀方明之事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

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
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
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
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
沈祭地瘞此一節以一日之中徧祀天地日月山川諸神
於他經並無可證誠不可解依注疏謂是時會殷同之禮
然殷同於東都時會於方岳各有明堂以爲行禮之地不
必別爲壇壝之宮且他經所言會同亦未聞徧祀諸神及

方明也竊謂此係新天子卽位之禮故禮衆神覲羣后以一日之內行之舜之告攝亦同乎此肆類於上帝卽此所云祭天燔柴也然常時祭天卽郊壇而祭此非常禮故謂之類以其燔柴之典類於祭天天以日爲主則拜日於東門之外卽是祭天故先拜日而後復禮日也望於山川卽此所云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天以日爲主地以山川爲主則祭山川亦卽是祭地故云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蓋於望山川時幷行瘞埋之禮矣徧於羣神則此之所云禮日月四瀆邱陵等也然則此經於拜日東門之後卽云反祀方明而方明爲六色之木祀之用六種之玉卽舜

典之所謂禋於六宗者方明爲上下四方之神而上下之
玉不用璧琮明非天地則諸家所說歐陽大小夏侯益差
得其實矣且漢書律歷志有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
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有牧即羣后方明即
六宗事在太甲元年正是即位之典六宗之名至殷已改
爲方明所以儀禮亦稱方明而他經遂不復見六宗之號
世有達禮之儒庶幾以吾言爲不謬歟
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鄭氏注
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
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蔡邕月令章句則以

為禖神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言爭先見之象謂之人
先孔穎達正義謂生民及元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
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高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
先有禖神不由高辛氏始有然鄭志載王權已有此問焦
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是則高
禖者尊之之稱果與高辛無與以其在郊故又稱郊禖人
先之說當得其實但鄭氏所訓亦非無因蓋高辛以前自
有禖神羅泌路史以女媧當之固無可考然既簡狄以祈
高禖而生契則商即以簡狄為人先故須有元鳥之詠姜
嫄以祈高禖而生稷則周即以姜嫄為人先故雅有生民

之章猶之自有天地即有五帝自有人民即有社稷而周之所祀五帝則黃帝太皞炎帝少皞顓頊社稷則后稷句龍非謂此數聖之前並無此神葢亦有之而神明隨世運爲沿革不足異也惟高禖是人之先所以詩述簡狄之事則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述姜嫄之事則曰厥初生民實惟姜嫄夫謂之生商猶可曰此溯得姓受氏之所始爾若直云生民則似茫茫宇宙前此曾無一人至是人而始生者詩人豈漫爲此虛誕之語哉祗以高禖是人先而姜嫄既爲高禖神其人故推尊之如此也且詩之閟宮所頌者赫赫之姜嫄也而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孟仲子爲孟子之

弟在諸儒之前是周以姜嫄爲禖神顯有明據而周官大司樂所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卽是祭禖神之樂周以姜嫄爲先妣商殆亦以簡狄爲先妣先妣之祀非泥其所生如魯桓公之於仲子乃是祀爲高禖如五帝社稷之類故不在七廟之中而司樂之次亦首天神地祇四望山川遂卽繼以先妣然後乃及先祖也因此思之三代以前原無高禖之祀所謂以元鳥至之日祀高禖者直是周公所制之禮生民之詩但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未云所禱之何神而下言履帝武敏歆又言上帝居歆則明指所禋祀者爲上帝葢因無子而祈於上帝而上帝

歆之不以人道遽生后稷惡而棄之復於隘巷平林寒冰

間屢著神異長而遂成教稼之功故堯封之於邰使特祀姜

嫄以爲先妣所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明姜嫄

之祀始於后稷周家歷世因之周公制禮遂尊之爲禖神

而作生民之詩以述其事然同是姜嫄之廟東都所立在

周公制禮之後故月令爲東都之禮稱曰高禖而西京所

立則未得天下之先已有之故仍其舊稱謂之先妣以其

自后稷肇祀以迄於今者未敢遽易也則謂姜嫄祀高禖

而生后稷者直先儒之臆說非其實矣夫后稷旣不因祀

高禖而生而高禖之神亦不自周始有嘗卽周公所制之

禮祀高禖於元鳥至之日則知周禮之因於殷而殷固以簡狄為高禖也葢簡狄感元鳥之祥而生契後世子孫以為天命所降立簡狄為禖神世世以元鳥至之日祀之周有天下易簡狄為姜嫄而祀之日不易以元鳥常以施生之時巢人堂宇而孚乳為孳生之象故乳之字从乙乙即元鳥則以其至之時祀之宜也然則高禖之祀上古無有直因商周二祖發祥之異乃特建焉彼謂三代以前女媧是亭亦無稽之說也至於商周二代所以發祥之故先儒多疑其怪誕然使簡狄果非吞鳦卵但以元鳥至日祀於高禖而生契則默佑之者乃高禖之神與元鳥何與詩安

得質實言之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明元鳥承天命而來則吞卵之實有其事可知因吞卵而生故以其功歸於元鳥而高禖無與其後世子孫湯有天下尙以天乙爲號商人蓋極不忘於元鳥矣稷之生惟其非由人道故其母亦惡而棄之覩居然生子一語詩固明明指出若如毛傳之說履帝武爲從帝嚳而祀郊禖猶繩武踵步之意則方無子而祈既祈有子胡爲棄之卽以詩言先生如達謂首生之子嫌其太易如老泉蘇氏說以莊公寤生驚姜氏例之然姜氏亦第惡之而已豈有姜嫄之聖而惡其子必欲置之死地累遷而不死不已者哉馬融則又附會其說曰姜

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其子任身之月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葢遺腹子也雖為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為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王肅亦同此論謂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喪滅斷姜嫄必無履大人迹之事然王基已嘗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為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之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就如融言審如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為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

以如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

愈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

毀當何以自明哉不夫而育誠如肅言神靈尙能令二龍

生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與帝王

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

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天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

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由是言之遺

腹之說雖近正而實無稽感生之事雖近誕而實可據蓋

百家雖不足信而生民之詩實周公所作言其無子而祈

旣祈有子而復棄之此其故可想矣然稷契俱由感生而

稷棄契不棄者以簡狄之御於帝嚳而有身亦猶人道之常所與者以吞鳦之故故詩但稱爲元鳥受命而降生與生民所言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者異也總之天生聖人非可以常情測度所以理學如張子朱子亦皆信其事而不疑故因辨郊禖之祀而幷及焉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四

候官 林喬蔭 學

巡狩

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尚書周官亦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是十二年一巡者有周之定制而王制乃云天子五年一巡守以舜典證之知其爲唐虞之典漢博士雜引之耳夏殷之制不見於經鄭志載康成說謂六年一巡先儒多疑其臆說無據然考唐虞之時分天下爲四道而領之以四岳分年來朝四歲而徧至第五年則天子親巡故舜典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言

五載之中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也夏殷分天下爲五服一年一服來朝五年而五服乃徧故以第六年巡守周則五服亦分年而至至第六年要服當朝之歲而前之五服又畢至而俱朝於東都之明堂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復分年朝其五服至十二年要服當朝之歲則天子巡守而俱朝於方岳之明堂是夏殷巡守之期經雖不著而前有舜典後有周官可參考而知其必以六年也其所以疏數不同者則以唐虞之時簡質歷三代而彌文所爲兵衛供億之費後多於前故因時制宜如此然周雖十二歲一巡似乎疏濶而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

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其所以防維整掤之者實周且詳又奚虞其曠廢也哉

王制於四巡之後乃云歸格於祖禰舜典亦然是一出而周四岳四岳巡畢而後歸也鄭氏獨謂每巡一岳禮畢便歸仲月乃復更去孔穎達辨之以爲如其所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能周徧事必不然此說是也然崔靈恩則又以爲唐虞五載巡守一岳二十年方徧四岳周則四十八年若一出四岳皆徧且闕四時祭享吉行日五十里若以二月

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遠固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岳卽歸之義爲長而杜君卿復辨之謂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徧於民物不亦乖疏詳周官本文與孔氏注解旣改制十有二歲比唐虞已甚遐濶如四十八年乃徧豈非益爲曠邈乎然則崔氏之說欲曲護鄭注而實無所依據者但十二年一巡四岳固是有周之經制當時兵衛省而徵求寡自可無煩擾難行之憂而或適屆當巡之年兵荒凶札事出意外則亦未可執十二年之定期必周巡於四岳也考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職方氏云王將巡守則戒於

四方王殷國亦如之明巡守之與殷國分爲二事而同屬於十有二歲則當十二歲時或巡守或殷國二者之禮惟其所行固不得因殷之訓衆遂謂巡守殷國直是巡守於衆國也鄭康成言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此不特與殷同混而無别即謂殷同殷國通稱共義然既是諸侯朝於天子之事而掌客職乃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則又是天子適於諸侯何也賈公彥謂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爲之秦氏通考據之謂不必專在京師故王亦有所過之國然在外在內俱可稱爲殷國則

固非若巡守之有定安得謂王必有所過之國特令其具王及百官從者之牲禮一同於巡守哉然則殷國之與殷同禮必不可混而殷國之與巡守事則畧相同矣葢六年五服畢朝謂之殷同同者同至於東都之明堂也又經六年王巡守四方則各朝於方岳之下是為時會以其各分時而會於方岳也其或是歲有故不行巡守則諸侯仍來其六年一朝之典而畢至於東都之明堂亦即謂之殷同此以言乎全不巡守也然所謂兵札凶荒之故未必四方皆然亦未必一歲皆然則或得巡一方或得巡二方三方六服羣辟亦即於天子所至之國朝之是名殷國言其以

衆朝於諸侯之國異於王都故不得稱殷同而亦是天子適於諸侯故掌客所令與巡守等但巡守徧巡四方此爲一方一隅乃巡守之變者以殷國混於巡守固非卽以殷國混於殷同亦誤也

時會卽十二年天子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巡曰時巡故其會曰時會鄭氏據春秋傳有事而會之語謂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今案征討之事旣出非常則不得謂之時且傳所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子太叔固明指爲晉文襄之覇制與周公之禮何與況傳又嘗言禹會

諸侯於塗山此正巡守之事非有諸侯不服而固謂之會矣惟巡守事在四方故大行人卽明釋之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而職方氏載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所謂發四方之禁者卽此也殷同以六年要服當朝之歲五服畢來故云以施天下之政或當十二年時巡之期王不巡守則六服亦盡來如六年一朝之例亦得爲殷同然則會者諸侯朝於方岳之明堂同者諸侯朝於東都之明堂皆不在京師故周官言會同之禮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

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供人門牛人云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縣師云若將有會同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云若有會同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廩人云凡邦有會同則治其糧與其食遺人云凡會同掌其道路之委積大祝云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司士云凡會同作士從諸子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其戹從有官有兵其在道有次舍有委積其出入所經皆有告祭

若如先儒舊說會同俱在京師則諸侯來朝天子未嘗外出何以有此諸儀卽謂時會築壇國外有出行之禮然亦只是會耳同則不出京師又安得會同並言既以會同並言則一在東都一在方岳皆天子出而就見諸侯故周官所述詳陳會同之典而巡守畧焉以時會卽巡守也至諸侯不順王將征討則司儀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者是以其事出非常故以將合諸侯言之且其地亦無一定故令爲壇以會其禮其義各有所在若會同則正是以賓客之禮親邦國者豈得以征討之事與其閒哉

王制言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而周禮所舉

巡守之禮不見有此又曾子問言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周禮亦不之及豈以周公制經世之大典而顧缺畧如此旣讀春官大祝職云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行舍奠乃悟此卽王制所言之事以會於方岳同於東都天子皆出京師故彼直以天子將出言之而此只言會同不言巡守以時會卽是巡守也夏官齊右又云掌會同賓客前齊車齊車亦卽曾子問之所謂齊車載遷廟之主者其謂之齊取齊潔之義故尚書大傳言王升舟入水卽以此稱宗廟先儒不知時會之爲巡守而以此訓爲王自整齊之車失其義矣

周官大祝言大會同造於廟而王制言造乎禰孔氏正義曰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前歸格旣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彼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夫歸格旣不嫌祖禰並告則出告又奚獨嫌之經言造禰則所造直是禰廟而已其所以止造禰廟者以禮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遷廟主者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此主因祔禰而遷之於祧今將載之以出故於禰廟行告祭之禮卽以此遷廟之主依祖禰之神蓋此爲昭穆最上之一主是祖之類而造於禰廟而後出則禰之神亦依焉所以出師之禮與巡守同

亦載此主書曰用命賞於祖旣以此爲祖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又以此爲禰其或立國之初未有遷主則曾子問言以皮圭幣帛告於祖禰遂奉以出明此遷主之載於齊車原以當祖禰之神而當其將出之時迎主於祧則但著其爲祖必於禰行告祭之禮而後見禰之神亦依於是大祝言造於廟者兼祧廟禰廟言之也王制言造於禰者以明其載此主必先告祭於禰廟若此主本在祧廟其迎時已造於祧不言可知矣惟其出以遷主依祖禰之神故歸而格必祖禰並有事焉於嫌不嫌何與之有乎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王制亦

云問百年者就見之此尙齒貴老之義也然祭義又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鄭注謂道經之則見之疏曰八十九十者未滿百歲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然經其閭里何以謂之東行西行應鏞云彼向東此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違而不相値必駐行反迂謁而見之此說視注疏爲明斷但八十九十之人所在多有天子途之所經必一一就見不唯其煩於車馬而以一時巡一岳日亦苦其不給竊謂祭義所言專明貴齒之意言百年者天子巡守必就見

之其未至百年八十九十之人常時行於道路彼東行則人之西行者不敢過彼西行則人之東行者不敢過蓋必俟其過而後行卽所謂見老者則車徒避之意也下文云欲言政者君就之明此東行西行是泛指行路之人與君無涉注疏並以巡守爲說蓋非

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此卽封禪之說所本故鄭注引孝經緯云封乎泰山燔燎考績禪乎梁父刻石紀號也然謂之升中者何升卽覲禮所謂祭山邱陵升也中與周官天府所云治中小司寇所云登中同義謂會計之事實蓋天子巡守至於方岳考制度

明黜陟大會邦國治職之事實故禹會諸侯於塗山其山即名爲會稽以此事實燔燎而告於天謂之升中郊特牲言天子適四方先柴言至於四岳行燔柴之禮即此記之所言升中也其升中而得鳳皇降龜龍假者明能積誠以祭則神明感孚瑞應可致猶下文言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之意非謂但升中而即可致祥瑞亦非謂有祥瑞而後可以升中也然巡狩之禮既燔燎升中以當祭天亦望於山川以當祭地故時邁之詩首稱昊天次及百神河嶽序指爲巡守告祭柴望之作而舜典王制言巡守者亦並著柴望之文以其禮言之謂之柴望以其地言之即謂

之封禪益燔柴必有壇壇則封土爲之故爲封望祀必有
位位則除地爲之故爲墠禪卽墠也是則封禪者柴望之
別名柴望者巡守之告祭猶祭天稱燔柴亦稱郊祀非有
興事則聖人制禮既有巡守必有柴望既有柴望必有封
禪豈謂巡守當行柴望之祭而柴望之地必不可封土爲
壇除地爲墠哉且巡守於所至方岳皆行柴望之祭則四
岳皆得有封土除地之事亦豈謂封禪祇在東岳於他岳
必無與哉夫惟封禪卽是巡守之柴望古帝王勤民務政
無不巡守者史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
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嶺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

輦粥合符釜山而易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知自黃帝以前凡君天下者皆有巡守之舉故韓詩外傳引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蓋自洪荒以來君天下者皆嘗有事於泰山可數者如巢燧羲軒之類其不可數者則若世稱天皇地皇人皇皆歷年一萬八千其間傳世之主正復不知多少書缺有間萬數亦想當然其有事於泰山也皆因巡守而行告祭之禮其得留氏號爲人知者殆亦如後世登山游覽者之有題名故緯書言刻石紀號莊子言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堳埒勒石

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亦云書者五帝三皇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則或有其遺蹟或得諸記載亦事之至肅不足異也其謂受命有符瑞之應乃得封禪者始自管仲案管子封禪篇云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

命然後得封禪此因桓公既霸而驕見其封內泰山有古天子巡守告祭封土除地之遺蹟遂欲倣而行之葢以諸侯而欲僭行天子巡守之禮意以諸侯皆服於已將因此而朝之於方岳其心不在於封禪之告祭而在於假天子之巡守也管仲不敢明言其僭特舉十二帝王皆受命者告之受命謂受天命為天子則諸侯不得僭之意已隱在言外無如桓公侈心莫遏不以為僭反直承為受命則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

命亦何以異乎此舉北西南三山為言明欲以泰山之事
備巡守四岳之制竟有無王之心非直不自知其僭而已
故曰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
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
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
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
乃止則瑞應之說明係設詞以難其事非真謂有符瑞即
當封禪是管子之言未嘗背禮即所謂封泰山禪云云者
亦以受命而為天子則因巡守而行柴望封泰山即燔柴

以升中必因乎名山之義也禪云云與亭亭社首梁父則
望祀山川所除地爲墠之所在也望祀之禮亞於升柴故
云云等皆傍泰山而小者其專以泰山爲言則以泰山在
齊之封內桓公屬意於此實則十二君所行巡守祭告之
地四岳皆有之矣自秦漢間聖經晦塞緯書與方士之說
並行於是謂王者受命功成道洽符瑞並應乃行封禪以
告太平又謂繼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久封禪是古不
死之名能封禪則能仙登天故秦始皇漢武帝汲汲爲之
以誇詡功德祈求長生司馬遷班固並惑其說遷作封禪
書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於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

圖作白虎通曰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以自效放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禪於梁父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於亭亭

者制度籥謂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父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應劭風俗通云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此與白虎通所繹少異又梁書許懋傳引禮記說云三皇禪奕奕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殁子繼也蓋皆本於緯書之言其異同無足深辨夫以有祥瑞而後封禪明為管子之設詞而信以為眞其識已陋至以封為增高禪為增厚又以三皇五帝所禪異地各有意義則不特六經所無卽管子之書首言封禪者亦並未及此其為緯書之邪說明矣然自緯書既有此説而鄭康成僻溺於此故其注禮器升中謂升上也中猶成也卽是以成功告

天之意孔疏因之謂太平乃封禪其封禪必因巡守而爲之若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之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岳以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及封土爲壇更燔柴告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爲之餘岳則否其巡守則每岳皆至也夫巡守旣每岳皆至則每岳皆當有升中之禮何見升中唯泰山爲之且太平巡守有兩度燔柴告天此果出何經典郊特牲言天子適四方先柴先者對望祀而言以柴爲先非謂初到方岳卽先柴以告至也此其誤總由太平乃封禪一語不知太平封禪之說出於緯

書非經所有經則但有巡守柴望之禮則封禪但關於巡守不巡守不關於太平未太平矣然史記言秦皇之封禪也徵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共議諸儒進蒲車掃地席用葅稭之說秦皇紬儒生而自行漢書言武帝之封禪欲倣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羣儒不能明其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帝亦盡罷諸儒不用而自制夫秦儒所云蒲車掃地席稭乃有周郊天之禮以之明升中之祭地雖異而事同固非妄引漢儒之議郊祀志旣稱其采倘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又言其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則其所說亦必是古天子巡守

之正禮特二主方惑於讖緯方士之邪說以封禪爲誇功祈福之舉故其言如枘鑿之不相入然亦可見當時去古未遠諸儒尚能知巡守之柴望即是封禪者惜遷固良史鄭孔經師其識竟出此諸儒下也乃自始皇武帝行之於前司馬遷班固鄭孔輩衍其說於後於是儒者聞封禪二字不啻若斯鞅之法恨其流毒且追咎於作俑之管子然而秦漢以下英明之主仍有踵而行之者矣亦有雖未行而意欲之議其禮者矣豈眞以始皇武帝爲可法哉蓋太平之說固人主所樂聞而長生之術尤人主所樂致辨封禪之非者但謂其時未可而事不經耳顧名山升中之文

明著於禮記即祈天永命之旨亦散見於詩書則人主之雄心無由自遏而姦諛之迎合且復有詞梁武欲行封禪聽許懋之言而止者良由帝雅好禮經懋推衍天子郊天祭地之說故得嘉納如徒云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恐亦未足以沮其行也唐太宗之賢遠過梁武數以封禪問魏徵亦祇謂其時之未可其後卒從羣臣之請使顏師古議其事房喬裁定之將以十六年二月行會星孛太微而罷而高宗明皇遂踵成之在廷之臣豈無許懋比者亦其所以為說者不相入耳誠知巡守柴望之祭即是封禪則鄗黍江茅東鶼西鰈權詞固不足以當眞

金繩玉檢秘冊神光曲說皆可明其爲妄不言封禪可也卽言封禪亦可蓋有巡守則自有封禪事之至庸亦禮之至正奚必諱又奚必辨哉

十二年巡守方岳而朝諸侯謂之會六年王居東都而朝諸侯謂之同如有不協之故卽因會同而使之盟以同其好惡故周禮司盟職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夫曰有疑會同則非凡會同皆盟矣且明神云者猶言明顯之神左傳稱不協之故用詔乞盟於爾大神又稱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是明神大神通稱非有專指而襄十一年亳城之載書直曰

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則上下內外之神包而舉之統曰明神也鄭康成不知覲禮篇末所載是新天子即位之禮因以爲即會同而盟之事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會同而盟謂之天之司盟且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是會同以春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是會同以夏冬秋并引詩有如皦日傳山川神祇其忘之語謂皆用明神爲信則其意以春之盟神爲方明夏之盟神爲日冬之盟神爲月秋之盟神爲山川既各有所主而於下文所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

祭川沈祭地瘞則曰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其盟揭
其著明者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地瘞祭月也日月而云天
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
神主日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
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乃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
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則又以爵等爲差
不關於春秋冬夏今案巡守即是時會不巡守亦即爲殷
同則巡守之盟與會同之盟原非兩事況覲禮篇內並未
見盟之一字又何由知方明之即是盟神且既以方明爲
盟神又何以專用於春而三時各有所主日月爲天神之

屬山川爲地祇之屬則但言明神而已包舉無遺今以日專主夏之盟月專主冬之盟山川專主秋之盟果何義者且如其說是王之盟亦並主月與山川而乃別言諸侯主山川王官主月又何所據乎此其說之支離巳可概見至王制岱宗之柴卽是因名山升中於天之禮凡巡守皆然本無疑義乃鄭氏注王制旣以爲告至之祭注舜典又以爲考績燔燎而注此覲禮則復以爲是祭日乃盟神之主疏家因之遂謂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未太平巡守但有告至一祭太平巡守兼有考績之柴若盟則又有主日之祀夫諸經所言巡守皆只一柴而已安得有三

今强爲分析而進退無據則亦何必如此矣